

文徵外篇上

鄆城縣記第二十九

齊桓公召陵盟楚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

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定公會諸侯召陵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

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
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
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
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
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
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
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

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使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

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
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
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啟
商基間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遼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

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筆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陳軫爲韓說秦止攻陘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

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

范雎言攻韓圍陘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

國朝集賢堂卷二十九 文獻公集 四
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何文高理郅壽疏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
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尙書僕射
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尙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尙書請
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
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
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
謂謬謬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

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
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蠲死瞽言非爲壽也
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
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蔡伯喈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
軍廣之胄也枝葉流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世爲著姓曾
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都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萃忠清之
節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動與

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邕過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
茂才遷衛國公相授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
刺史百司震肅饗饗風靡惡直醜正公事去官帝念其勤
家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
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
僚僉允詔拜尙書僕射令納言危行不紕以公事去民
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
臚大僕射公所莅任憲天心以教育澈垢濁以揚清爲國
有賞蓋有億兆之心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不顯之化宣聞
于下及遷台司位大尉補袞闕敘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

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以疾自遜
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海內咨嘆莫
不惻焉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歎曰名莫隆于不朽
德莫盛于萬世銘勒顯于鐘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
載德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嶽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弈世載德名昭
圖錄旣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敏
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圯我國基人之
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範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按謝承書咸傳云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范蔚宗

書胡廣傳漢安元年遷司徒而碑云孝和皇帝時拜尙
書又云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卽以孝和末元興元年
計歷孝殤延平一孝安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
延光四孝順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孝
冲永嘉一孝質本初一孝桓建和三和平一元嘉二永
興二永壽二延熹九永康一孝靈建寧四至熹平四年
共七十年是時咸尙童幼斷無拜尙書之說况又歷典
州郡乎則孝和之和字爲誤

蔡伯喈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

之盛德有媯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爲
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問
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
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
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疆固足
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
言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
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向戾狠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
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
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

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隨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
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建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
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于所漸儉節溢于監司郡政
有錯爭之不從卽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邱長民之治
情斂慾反于端懿者猶草木偃于翔風百卉之挺于春陽
也以所執不協所屬召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
之行廢有分于命乃罹密罔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
年大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
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
所履行事類博著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其實錄之記在平

其傳春秋八十有三申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
使御屬往弔祠會葬誄行告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
碑頌德許令以下至于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歡哀承
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于已得斯于
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
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
道神速行于有國法施于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
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
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世之歌詠德
音者知邱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其深巍巍其高剛而無虐柔而
不撓誣鋪樸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斯進
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舍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
休明賤不爲恥超邈其猶莫與方軌

蔡伯喈陳太邱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膺期運之數
兼資九德總修百行于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
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
可度不徼許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
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幸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